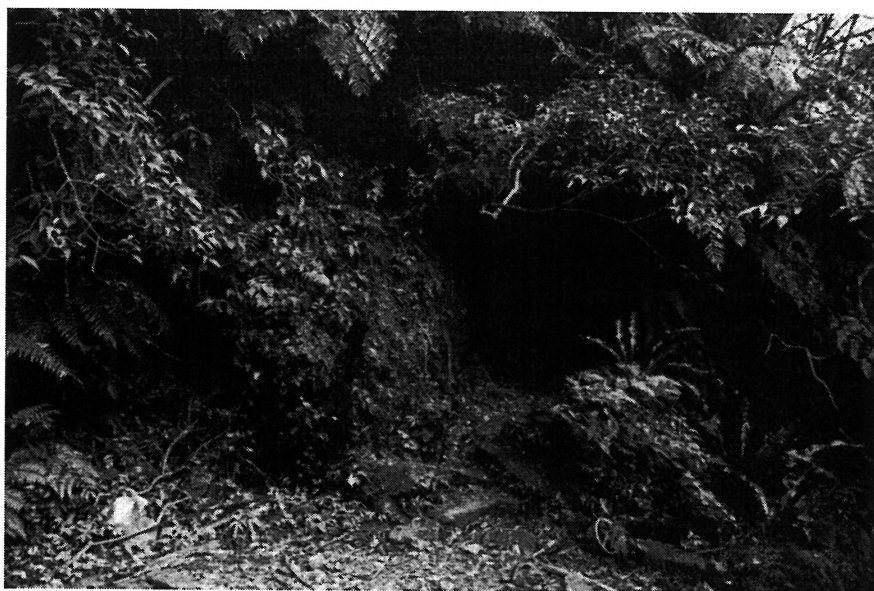


魔神仔

考據 魔神仔也有出沒熱點嗎？



（攝影／羅元成）

魔神仔——若說臺灣精怪有個名氣排行榜，魔神仔大概穩坐榜首，還遠遠把第二名甩在後面吧？即使在日本，魔神仔也算為人所知。只要查詢「モシナ」，便能見到不少介紹，其中將魔神仔比擬為「臺灣的河童」的觀點還不罕見；雖然依我之見，那只是日本人為求方便理解的說詞，無須認真。幾年前，中西良太曾以「魔神仔」為題導演了一部恐怖短片，以半紀實的方式記錄兩位臺灣登山客在五指山遇上魔神仔一事。這樣的作品在臺灣竟沒引起注目？還真讓我有些意外，便想方設法找來了，看過後，大概也明白是怎麼回事。或許是在日本沒引起注意，便沒傳回臺灣了吧？且不論濃厚的學生製片氣息，裡頭臺灣人講話的方式，該說是符合臺灣人口語還是不符合呢……勉強要說，那是一種近似恐怖谷理論的尷尬。

其實魔神仔這種精怪，日治時代便有記載。片岡巖於大正年間出版的《臺灣風俗誌》裡有「毛生仔」一條——能化身為平頭小孩、捕捉小孩子的怪物（小兒の姿にして毬栗頭をなし能く小兒を捕ふる怪物なり）——毛生仔發音同魔神仔，卻跟我們知道的魔神仔似乎有些落差；說到魔神仔，雖然各地傳說紛紜，版本不一，但大致有個共通的想像——人若被魔神仔「牽走」，會被魔神仔幻化的人請吃大餐，被牽走的人恍恍惚惚，很難獨力回歸人境，若有幸被發現，往往口中塞著泥土、牛糞等穢物，原來所謂大餐只是幻覺！不幸的話，發現時已是屍骨。魔神仔若現形，常常是矮小、全身黑毛、形似猴子的怪物。這些都不同於《臺灣風俗誌》的毛生仔。但據我的經驗，《臺灣風俗誌》的內容參考就好，片岡巖未盡詳考之處，其實並不罕見，反正魔神仔傳說不乏變體，將這條「毛生仔」視為某

種異文，亦無不可。同時期的「臺灣日日新報」也有魔神仔作祟紀錄，或稱「魔神」、或稱「山魃」、或稱「亡神」，被作祟者恍恍惚惚，神智不清，就與現今傳聞類似了。

魔神仔常被視為臺灣原生精怪，其實有些爭議。據李家愷考察，至少十九世紀末，福建廈門流傳著「無神阿鬼」傳說——發音與魔神仔相同；但考慮到臺灣與廈門頻繁往來，也不能說鐵定是福建流傳到臺灣，可能是反過來。林美容與福建學者交流時，得知福建竟也流傳著魔神仔傳說（他們也稱「魔神仔」），只是細節與台灣不同，這些學者多半將魔神仔視為過去文獻中的山魃。這樣的看法，可說其來有自；大正十四年七月四日的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中曾有一則山魃紀錄，其作祟方式，與魔神仔極似。以下請容我按自己的喜好與節奏轉述，不逐句翻譯了——

浙江泰順地方，可謂窮山惡水，山上有猛獸害人就算了，還有山魃作祟，這可比猛獸更令當地人惶恐，因為被迷惑者，往往得呆症致死。民國五年，與泰順相鄰的瑞安縣有位佐事，他聽說兩地之間有人私種煙苗，便與縣令前往追蹤查緝，在縣署過夜。當時，署裡的官員告知他，當地有小魃作祟，大家都不敢晚上外出，太陽還沒下山，市場便收攤了，而且晚上要叫喚他人，都不敢叫名字，而以按鈴取代。佐事大感意外，作祟就作祟，跟叫名字有何關係？官員這才解釋，有時小魃會假冒為人，喚人姓名，要是應答了，便會為祂所惑。原來如此，佐事聽了便將此事放在心上，並下令自己帶來的官役也牢記在心，誰知隔天，有位隨他同來的陳姓官役，或許是還來不及入境隨俗，夜裡聽人叫他名字，竟無心地應答一聲——這可糟了！轉眼間，陳姓官役翻牆而出，縣署裡找不到他，大家心裡有數，知道是被山魃迷惑，於是警察便帶領衛隊人馬，舉著火把，身上帶著武器，浩浩蕩蕩地四處尋找，最後在城外西邊的田地裡頭發現了陳姓官役，嘴巴裡塞滿泥巴，就算叫他，也沒有回應。警察見這情況，連忙打了他好幾巴掌，才稍微回過神，帶回縣署後，還是目瞪口呆、失魂落魄，直到兩個月後才慢慢恢復。

且不說嘴裡塞泥這樣的核心主題，喚名這點，也常見於魔神仔傳說。有時是被迷惑後需喚名來回復神智，有時是被魔神仔喚名，因此被牽走。被牽走的人找回後未恢復神智，也多有所聞，李家愷與林美容著作中的田野紀錄皆不乏這類事蹟，故事中陳姓官役不過兩個月便恢復，算是運氣好的，被魔神仔作祟者，一生未見復原也不奇怪。

這則地方傳聞裡的作祟者並非我們熟悉的魔神仔，而是山魃。如果同樣的作祟方式，有些地方稱為魔神仔，有些地方稱為山魃，那福建學者們將兩者視為一物便毫不奇怪。事實上，甘耀明的短篇小說〈魍神之夜〉開頭便這麼說——魍神不是神，是山魃，是惡魔黨——魍神是客家人對魔神仔的稱呼，這裡將魔神仔歸為山魃的一類；李喬的〈我沒搖頭〉，主角遇上魔神仔時，心裡也想「是山魃——魍神！」。有趣的是，〈我沒搖頭〉提到一種說法，說魍神與水鬼都搶著作祟人，因此結怨很深，要是魍神要作祟，水鬼就偏要救人，反過來也是。而魔神仔與水鬼的複雜關係，林美容與李家愷合著的《魔神仔的人類學想像》一書裡也有提及，這種精怪的複雜多元，從文學作品裡便略見端倪。

甚至不只是山魃、水鬼，連矮黑人也要湊一下熱鬧；王家祥在《魔神仔》的序言提及，他出版《小矮人之謎》後，母親看到插畫家畫的封面，脫口便說是「魔神仔」，王家祥連

忙問她知道這種怪物嗎？他母親便說了魔神仔是怎樣的精怪——魔神仔，躲在草埔中，專門在「摸」囡仔，把愛玩不知回家的囡仔「摸」得昏昏慙慙，隨佢走去墓仔埔，將人丟在那裡，半眠才讓囡仔醒來，驚得半死，做囡仔攏嘛知，魔神仔矮矮黑黑，歸身軀全全毛——這段話提到只針對小孩，倒跟片岡巖的記載有些重疊。王家祥聽了，便認為矮黑人傳說在閩南語系臺灣人文化中被轉化成魔神仔。事實上，《魔神仔》這部作品與其說描寫將人摸走的魔神仔，不如說就是講矮黑人，只是被賦予了魔神仔般的魔力。

魔神仔是矮黑人，聽來有些難以置信，但林美容認為這未必是無中生有，有些流傳在原住民間的矮人傳說，確實跟魔神仔傳說有些重疊——對這樣的觀點，林和君持健康的懷疑態度；他認為，魔神仔與原住民的矮人傳說是否重疊，只要實際詢問原住民就知道了，在〈臺灣原、漢山林傳說關係研究〉這篇論文中，他向不熟悉漢人魔神仔故事的太巴塢族人描述魔神仔故事，看他們會不會聯想到矮人傳說，結果族人想到的不是矮人，而是一種叫 *Caraw* 的惡靈，其故事與魔神仔之相似，讓人印象深刻！看到這篇論文，我不禁想到撒奇萊雅族有種叫 *Lalimenah* 的精怪，會幻化成過世者引誘病人外出，最後將人困在刺竹之類難以前往的地方，也帶著與魔神仔相近的色彩——事實上，日治時期的紀錄更像魔神仔，只是 *Lalimenah* 引誘的不是病人，而是睡夢中的人，祂或是把人拐到遠方、或使人迷路、或讓人爬到高處、或使人吃牛糞、草木、蟲類等物……難道這些怪現象，竟不過是夢遊症的常態嗎？無論如何，魔神仔或許不只是漢人所獨有，其事蹟也流傳於原住民部落，且不是以矮人的形象出現。但對魔神仔未明的身世與族譜探究，我們先在此打住，以上所列，留待有興趣的讀者參考。

擱下魔神仔撲朔迷離的形象，這篇文章其實背負了某項義務，不得不說明一個問題：在《尋妖誌》公開十個主題時，將魔神仔此一主題設在臺北，但魔神仔不是全臺出沒嗎？為何獨厚臺北？難道是撰文者住在臺北，為節省經費才不得不如此？雖不能說完全沒有這個因素，但並非最主要的原因。之所以將重心放在臺北，是因為在調查魔神仔的過程中，我注意到某件神祕之事。

李家愷的論文〈臺灣魔神仔傳說的考察〉，是魔神仔研究的重要文獻，更是後來與林美容合著《魔神仔的人類學想像》之前身；這篇論文裡提及一事，在此直接引用原文——

直至今日我們也還可以找到含有「魔神仔」的地名：台北市士林有「魔神仔溝」、台北縣平溪鄉菁桐古道上有「魔神仔洞」、台北市南港的山區有「魔神仔硿」、台北縣汐止市有「毛神仔山」、台北市竹仔湖附近有「魔神仔古道」、台南市東區東智里有「魔神窟」（或「魔神仔堀」）。雖然都是些小地方，卻也是在當地盛傳有魔神仔出沒之後，居民冠上的名號。

讀到這段文字，我野心勃勃地想：既然要調查魔神仔，當然要將這些地方實際走一遍！事實上，撰寫本文時，除了士林的「魔神仔溝」與北投的「魔神仔古道」，我都已探勘過，南港的「魔神仔硿」位置雖還不十分確定，但也已掌握大概範圍。

相信有些讀者已注意到，李家愷列出的地點，除了東智里的「魔神仔堀」外，全分散在臺北、新北一帶。雖說如此，雙北也是很大的範圍，稱不上具體。但若展開地圖，一件令人震驚的事實便會浮現；就從魔神仔洞所在的菁桐古道開始說吧！這條古道連接了平溪到汐止——說到汐止，不也有座毛神仔山嗎？從李家愷引用的報導看，毛神仔山應位於柯子林山區，與平溪有段不小的距離，但汐止可不只柯子林山有魔神仔，曾任汐止鎮長的前立委廖學廣便說過四分尾山早年也有不少魔神仔。這座四分尾山，從菁桐出發，只要沿著106縣道轉光明路即可抵達，不過十公里路程；往西邊去，經過鹿窟事件紀念碑，便轉入南港舊莊路。被稱為「魔神仔硿」的地方，就在舊莊路所在的南港大坑。沿著舊莊路下去是中央研究院，讓我想起林美容在《魔神仔的人類學想像》〈序言〉裡提到的研究動機；她最初聽說魔神仔故事，便是本來住在中央研究院一帶的李姓朋友所言，說是小時候長輩都警告不要靠近山，會被魔神仔抓走。



從地圖上發現這件事，讓我大吃一驚。若只看魔神仔地名的清單，或許無法意識到這事，但汐止、南港、平溪等看似單獨的地點，其實是連在一起的；這些傳聞中魔神仔出沒的地方，放大到整個雙北區域看，是夠密集了。若我們飛過臺北市，看看土林的「魔神仔溝」與北投「魔神仔古道」，兩者間也不過十幾公里的距離。所謂分散在雙北，不過是對地理位置不熟悉的錯覺。

這些山林間帶狀的妖異之路，像珍珠般被連綴起來——難道是偶然嗎？即便是偶然，未免也太密集了——在我心中，這是一個令人著迷的謎團。衛星照片中，這片山林瀰漫著深邃、野蠻的綠，彷彿要將人吸進去，在密林間、樹蔭底、風聲裡，謎團停佇在那裡等待，在活生生的萬籟中靜默，伺機而動。這就是我將「魔神仔」這個主題選在平溪、汐止、南港這片山林的原因。知道了這些，要是沒有躍躍欲試之心，未免太過辜負孕育出這些玄秘的風土了，因此，這趟被我戲稱「追尋魔神仔」的旅程，已是勢在必行。



(攝影／羅元成)

考據 妖怪行走的舞臺——平溪、南港產業史

對魔神仔這種精怪，我曾有個小小猜想——牠們該不會跟礦業有關吧？

這聽來有些莫名，但我覺得不算完全無中生有；畢竟講到平溪，任誰腦中都會浮現耐揮之不去的礦業印象。平溪線這條從瑞芳貫穿而來的鐵路，本就是臺陽礦業株式會社為運礦而建，直到礦業時代結束，載客都只是附帶而已。沿著鐵路，礦業遺跡林立，巨大而殘破——難以抹滅的記憶。當然不只平溪，我曾調查過金瓜石歷史，那時有位朋友告訴我，金瓜石也流傳魔神仔故事。在這趟魔神仔調查之旅中的南港大坑，光舊莊路上便有三個廢棄的礦坑遺址，再下去的中央研究院一帶，過去稱為四分子，也是不少礦坑之所在。南港是有礦業時代的。

不過李家愷在其論文〈臺灣魔神仔傳說的考察〉中指出，礦業生活與魔神仔沒有正相關，當礦工在礦坑裡遇到怪事，他們很少聯想到魔神仔。這段觀察銳利地將我志得意滿的推測給劈成兩半，我不禁想，或許我不是唯一這麼想的人，這刀才砍得如此之準；既然田野考察結果如此，我只能放棄自己小小的妄想。但在這次調查之旅中，我有個意外的感觸

穿越中埔的狹窄巷子，沿著杜鵑花正要綻放的曲折小徑，走上石階，我來到臺陽公司設立的山神宮。山神宮旁有個說明牌，上頭滿佈著曬乾的斑駁青苔，底下文字寫：「山神宮為臺陽鑛業公司表達對山神尊敬之意，以及安撫地方上礦工人心而建立……」

看到這裡，我忽然感到某種巨大的矛盾——與求生有關的矛盾——山神宮不正是這種矛盾的化身嗎？礦工需要被安撫，為什麼？恐怕正是充滿變數的不安命運。在調查金瓜石、九份歷史時，我聽過這樣的俗諺：「日時全乞食，晚時隴紳士」，這是說礦工早上在礦坑裡工作，穿著破爛，甚至裸著上身進去，但晚上就花天酒地，穿漂亮衣服吃喝嫖賭。這不是充場面，而是今朝有酒今朝醉……誰知道會不會明天就死了？採礦人面對著種種風險，就算僥倖沒死，晚年退休的職業病也絕不好過。我聽過幾個故事，都是不忍卒聽，難以在這裡復述的。像這種花錢如流水，正是生命不安穩帶來的享樂主義。在那黝黑的礦坑裡，正如他們自己說的：未死就先埋一半。

即使如此，礦工們仍繼續這份工作，那就是矛盾。若要安穩的生命，便離開這座山吧！但這份工作也是求生，一種與死相鄰、激烈而可怕、同時也更強烈的生。林美容說過，漢人是害怕山林的，山上總有「歹物仔」，但為了這種激烈的生，人們違反自己的求生本能，鑽進山的身體，以工業文明之名，扯出內臟般地將黑金從山裡掠奪而出……簡直像被刀抵著，不得不往前，這種掙扎著的生活方式，大概便是山神宮存在的理由。

從這個角度看，魔神仔或許還是與礦業有關，只是不限於礦業。妖鬼精怪本就在山上，而礦業強迫人們走進這些歹物仔的領域。在這種與危險相鄰的生活中，若因此有了種種奇妙遭遇，也稱不上奇怪。因此，產業史不得不在這本文留下適當的足跡，若非如此，山林便只是山林……未免離我們太遠了。

平溪線——至今尚未電氣化的鐵道。光這點，就滿是復古懷舊之情。平溪線的觀光價值不只是礦業遺跡，更精彩的是那種鐵路穿過生活，或被生活穿過的獨特美學。雖然鐵路邊立著「禁止穿越」的牌子，但幾乎沒有觀光客理會，他們恣意跨越鐵路、在上面拍照、聊天，甚至放任腳步蹣跚的幼童徘徊，彷彿沒有任何危險。這可能會嚇壞初來乍見的客人，因為鐵路月臺邊人人秘而不宣的禁忌，幾乎不存在於這裡。當然，並不是真的毫無危險，但生活感毫無疑問在鐵軌間霸道地橫行無阻，無人能擋。



菁桐的開發，最早可以追溯到乾隆年間，但其猛烈發展，跟礦業可脫不了關係。本來，這裡主要種植薯榔、大菁等染料作物（這些產業痕跡仍留在地名裡，如菁桐，或不遠處的薯榔山），到了日治時代初期，平溪庄第一任庄長潘炳燭（現在還能在汐止的茄苳路找到潘家古厝）發現煤田露頭，並申請採礦權。這當然是一大事業，可惜的是，就算採到煤礦，若不能運出去，也無利可圖；當時平溪的對外通路，都橫亙在山間，要運礦出去，費時費力，因此潘炳燭四處勸說，設法聯合日本的藤田組跟基隆顏家合作，這才有了浩浩蕩蕩的鐵路工程，藤田組與顏家當時成立的「台北炭礦株式會社」，也是「臺陽礦業株式會社」的前身。

鐵路於 1921 年完工，稱為「石底鐵道」。這條鐵路最初便是為了礦業而生，也是臺陽公司的私營鐵路。直到 1929 年，因為臺陽的經營問題，還有鐵路國有化政策，才被總督府鐵道部收購，改名平溪線，兼有客運功能，也是這之後的事。

鐵路開通後，石底煤田得到充分開採，一坑、二坑、三坑……陸陸續續開到六坑，產量堪稱全臺之冠！1931 年，臺陽公司申請電力，從汐止牽入高壓電線，從那年開始，菁桐有了電。1937 年，石底大斜坑完工，原有各坑的出炭路徑都改成大斜坑的風坑，不再出炭，過去所有的偉業，都只成全了石底大斜坑；這也是臺灣開採時間最久、面積最廣、深度最深、產量最大的煤礦礦坑。

1975 年，因種種複雜的因素，石底大斜坑停止開採——漫長的使命終於告一段落。過去不再出炭的諸坑，有些不得不恢復部分功能，但無論如何，盛況是不會再來了。臺陽公司開始從石底一帶的煤礦事業脫身，1988 年讓出礦區權利，礦坑轉由私人開採，最後在 1996 年徹底封坑。

礦業時代一去不回，歷史親手為此畫上了句點。

石底大斜坑廢坑不只是一個象徵，也是一種宿命。菁桐因礦業而起，礦業沒落，也意味著難以抵抗的蕭條；到九零年代，已沒多少商店生存。我們現在熟悉的菁桐——那個主打天燈（旁邊還有造型美感讓人不敢恭維的天燈派出所），每到元宵節就水洩不通的菁桐——是二十一世紀後才走向觀光化的結果。

菁桐車站月臺的斜對角，選洗煤場下，有個儲煤櫃。那是五層樓高、充滿工業時代秩序化與恢宏風格的廢墟。旅程中，我看到儲煤櫃底下兩層樓高的開放空間裡，出現琳琅滿目、滿是風鈴般的景色。在嵌進水泥的生鏽 U 形鐵條（或許是過去的梯子）上，繫滿了五顏六色的繩子，每條繩子都掛著竹筒，寫著文字。在這邊，將願望寫在竹筒上，是種不知從何而來的風俗，或商業模式。這些願望幾乎沒放過任何能掛著的地方，風吹來便發出悅耳的敲擊聲，換個角度看，倒也頗有美感——這個殘留下來的時代遺物，守護了這些願望免於風吹雨淋。但掛上願望的人真的瞭解這個建築的過去，或只是單純將願望覆蓋上去呢？

或許，這個小小的廢墟就是當代菁桐的象徵，無需額外的文學技巧。